



追憶奇萊山：從望嶽到登頂的實踐（中）

● 呂昇陽*

奇萊山崇高而神祕，它是台灣登山史上山難最多的一座山。然而對世居霧社、廬山與清境一帶的賽德克族人來說，奇萊山則是他們遊獵與仰望的聖山。而當 1913 年，對即將發動「太魯閣蕃征伐戰役」而登上合歡山視察的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而言，如銅牆鐵壁般橫列眼前的奇萊山則是他此生最迫切想要踰越的高峰。



* 呂昇陽，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合歡山區是眺望奇萊山最好的地方，自南界的昆陽到北界的小風口一帶的許多展望點和山頭，都可以望見奇萊山，但因高度與視角不同而各有勝場。登合歡主峰可以縱觀「奇萊連峰」與濁水溪、立霧溪源頭的山川走勢。登合歡尖山可盡看「奇萊北峰到主峰稜線」桀敖不馴的龍脊氣象。而一般駕車輕旅行的遊客則只需站在合歡山莊(位於合歡尖山的山麓，2014 改為「合歡山遊客服務中心」)前的瞭望台，則可清楚感受到嶄崎嶙峋的「奇萊北峰」撲面而來的懾人山氣。

這個位在合歡山公路旁的瞭望台，其向東的視野有別於一樣位在公路旁的「武嶺」(3275m，台灣公路的最高點)的觀景台的南向視野，武嶺的勝處是可以遙望遠方排列有序的玉山群峰，但是武嶺的東邊由於剛好受到合歡東峰的屏障，所以便無法看到奇萊北峰，而奇峻的北峰正是奇萊山的靈魂所在。

從合歡山莊前的瞭望台瞻望(如圖)，右側位於合歡東峰山麓的「松雪樓」(3150m，台灣海拔最高的飯店)剛好遮斷了奇萊主峰的視野，但也因此把整個舞台讓給了奇萊北峰，使得遊客可以聚焦於奇萊北峰，專注的品味奇萊北峰的殊勝。其實從望嶽的審美角度來看，竊以為山形卓爾不群，一身精鋼裸岩的北峰給人的崇高之美與視覺震撼都要更勝於主峰。





但是「奇萊主北稜線」畢竟是個氣韻連通而無法簡單分割的整體，在瞭望台憑欄許久之後，我轉身走過公路逕往合歡山莊旁的步道登上合歡尖山，這是一條只需 20 分鐘便可登頂的步道，但是卻可讓人淺嚐爬山的趣味，尤其是登頂前的一小段拉繩峭壁。這短短的山徑讓我充分感受到登高望遠的真義，在不斷遞升高度中頻頻回首，本來被松雪樓所遮掩的奇萊主峰也漸漸地顯露出來，終至整條奇萊主、北的稜線如游龍律動的浮現於青冥之中。此外，隨著高度的爬升，原本藏於松雪樓坡下小路盡頭的「滑雪山莊」也清晰可見，而這裡便是奇萊山的登山口，是實踐「會當凌絕頂」的豪情壯志的起點啊！（如圖）

輕鬆可登的合歡尖山(3217m)，雖然高度不高，但是它的位置卻恰好可以一覽合歡群峰。當我把目光的焦點從前方的奇萊主北稜線縮回並轉向南方時，山容由深綠的冷杉與淺綠的箭竹所共構而成二元色塊的合歡東峰(3421m)就溫柔地聳立在我身邊，而在東峰與合歡主峰(3417m)相連的鞍部之下的建築群則是「陸軍寒訓中心」（如圖），而這寒訓中心的位置也正是 1914 年由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所發動的太魯閣戰役的「合歡山司令部」。



日本自 1895 年馬關條約取得台灣之後，到 1914 年就只剩後山的太魯閣族還沒有



歸順，尤其是所謂的「內太魯閣族」。內太魯閣族在東邊憑仗著「猿猴欲度愁攀緣」的太魯閣峽谷(即三角錐山與塔山所構成的峭壁峽谷，即今之「燕子口」到「九曲洞」一段)，西邊倚仗著奇萊北峰的天險，帝力於我何有哉！也因為擁有這樣的進入障礙，所以縱使日人統治台灣已近二十年卻對他們的地理形勢與部落分布完全不瞭解，只知道他們是台灣最剽悍的「兇蕃」。

日治前期，太魯閣族以上述的立霧溪流域的太魯閣峽谷為界，以東的被歸屬於「外太魯閣蕃」(包含居住在木瓜溪中、上游的巴托蘭蕃)，以西到中央山脈的被歸類為「內太魯閣蕃」。外太魯閣族與漢人、日本人略有接觸往來，內太魯閣族則無。不過根據研究他們都是大約在三百年前陸續由濁水溪上游的賽德克亞族(包含霧社群、道澤群、托魯閣群)翻過能高山、奇萊山而在木瓜溪、立霧溪流域所建立的部落族群(學界亦有人稱之為「東賽德克亞群」，2004 年正名為「太魯閣族」)。而對日本人來說，外太魯閣族比較容易對付，最棘手的就是崇山峻嶺中遺世獨立的內太魯閣族，所以當總督佐久間在 1914 年發動太魯閣戰役時，其最主要的目標便是衝著內太魯閣族而來的。

1913 年，大正二年，此時距離佐久間欲發動戰爭的時程已迫在眉睫，可是礙於奇萊北峰的崢嶸崔巍，由總督府派出去到合歡山的探險隊還是無功而返，依然無法登上奇萊北峰以一窺內太魯閣族的敵情，所以在 9 月底，佐久間便親率了一支近三百人的探險隊上到合歡山觀測。當他爬上合歡山主峯瞭望山川形勢，也只能無奈地望著奇萊北峰浩嘆，也只能在轉身歸去總督府時再一次的訓令：探險隊這次無論如何一定要登上奇萊北峰完成觀測。將士用命的結果，探險隊終於在 10 月 3 日爬上了奇萊北峰的山頂，完成奇萊北峰的「文明首登」(原住民早就登頂過了)，並由野呂寧技師完成內太魯閣族的地理形勢與部落分布的觀察並建議了將來軍隊進擊的路線。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歷時三個月的太魯閣戰役，日軍雖在 1914 年 8 月取得最終的勝利，但佐久間卻也因在戰場墜崖受傷而於 1915 年病逝日本。我不知年輕時(1874 年)就曾經率軍掃蕩屏東牡丹社等原住民而被稱為「生蕃剋星」





的總督佐久間，當他以 70 歲的高齡站上合歡山眺望奇萊山時會是怎樣的心情，除了可鄙的攻伐之心外，是否奇萊山與合歡山的崇高與優美也曾觸動過佐久間的審美心靈？(待續)

【參考書目】：

徐如林、楊南郡：《合歡越嶺道—太魯閣戰爭與天險之路》(台北市:農委會林務局，2016 年)

金尚德：《百年立霧溪—太魯閣橫貫公路開拓史》(台北市:玉山社，2015 年)

鴻義章：《太魯閣事件》(新北市：原住民委員會，2016 年)



